

童年泪



童 年 泪

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五 年 · 郑 州

責任編輯：鄭 平

責任校對：東 陽

封面設計：王錦華

童 年 泪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）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一號

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

*

豫總書號：3267

787×1092 純 1/32 • 1 $\frac{1}{4}$ 印張 • 17,000 字

1965 年 9 月第 1 版（農村版） 196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1—9,000 冊

統一書號：R 10105·640

定 價：(3) 0.09 元

告 小 讀 者

生长在新社会里的少年朋友們，是很少知道在旧社会里，劳动人民如何受剝削、受压迫和怎样进行艰苦复杂的阶级斗争的。为了消灭阶级剝削，为了翻身作主人，我們的革命前輩，曾經作过前仆后继坚持不懈的斗争。他們用这些亲身经历，和血与泪写成的斗争故事，使我們具体生动地領会到什么是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，使我們擦亮眼睛，提高觉悟，千万不能忘記过去。

这本书里选編了三篇家史，在《童年血泪》里，吳发灰一家八輩給地主当长工，到最后爹娘被餓死了，妹妹被卖了，一家六口只留下他一个流浪儿，在《苦难童年》里，安杰的爹被保长逼死了，娘餓死了，后来一家八口只留下四个孤儿到处乞討，到处流浪；《他为啥有四个姓》里的周丰山，在他还未出世的时候，地主为了霸占他家的房子和地，就害死他爹，卖掉他媽，又逼着他媽把他扔掉，就这样，可怜他在童年时期，前后竟姓过四个姓。

这三篇家史所反映的事件，都是发生在我省的真人真事。

我們讀了这本书以后，應該牢牢記住階級敌人的罪恶。列宁說：“忘記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”我們要時刻記住那些被打倒的階級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，他們还在千方百計地企图复辟，我們一定要遵照伟大領袖毛主席對我們的教导：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”要身在課堂，胸怀世界，永远做无产阶级可靠的接班人，将革命进行到底！

一九六五年八月

目 录

童年血泪.....	(1)
苦难童年.....	(9)
他为啥有四个姓.....	(23)

童年血泪

刘法修整理

我叫吴发灰，从我刚記事的时候，俺家就住在林县合澗公社郭家园村后边山上的一座草庵子里，庵子夏天漏雨，冬天飘雪，庵子外边沒有院墙沒有树，房前屋后淨是狼牙巨石，圪针丛生，荒草滿坡，餓狗成群，活象是一个乱坟崗，又荒凉又怕人。可是听村里老年人說，我的老家原来不在这个村，而是在离这里四十多里地的栢尖山上小魁沟住，在我的曾祖父时，因为穷得在本村攬不下工租不下地，担着破荆筐逃荒到这里来的。

我十二岁那年，記得刚刚过罢春节，有錢人家的孩子穿新衣戴新帽拉鞭又放炮还在尽情欢乐的时候，俺爹就把我叫到他跟前說：“咱家到你爹我这一輩，已經是扛了八輩长工啦，不用說上輩人总想給下輩人創下个家业，我从能干活起，哪怕累断筋骨，风里来雨里去，頂星星戴月亮，整天忙得連喘口气也不敢，

但一年又一年，临到老，除了这座草庵子，就落了一架瘦骨头。你爷爷临死只赚下一领席子，现在我又病得快动弹不得了，家里几张嘴都靠我一个人咋能行，你也得给我帮上一把手呀！我已给你表哥说妥，你就跟你表哥一块到山西去做工吧！”他说着就搂着我哭起来。在走的那天，娘和妹妹把我送到村外，娘是个半哑叭，不会说清亮话，但眼里的泪水却象断线的珠子，滴滴答答往下落。已经懂事的大妹子拉着我的手，满眼含泪却说不出话来。爹爹给我扛着铺盖卷，送了一程又一程，一路上千嘱咐万嘱咐：“穷人要长志气，等你干几年，长大了，咱家的日子就好过啦！”谁知道这次分手，竟成了俺父子永别的日子！

我到了山西省霍州给一户地主家放牛，每天忙得头顶三星起，脚踏月光回。一天，我在



套牛犁地时，牛打起架来，把根三木杆弄断了，地主看见后就象恶狼一样向我扑过来，我绕了两圈子没有逃脱，被他揪住按到地下，抓起枣树条子就打，一直把我打得浑身血淋淋，衣服和血粘在一起，身上疼得象千百根针往里扎一样。等他放开我走了后，我狠狠地咒骂着，强忍着疼痛，连跑带爬离开霍州，讨了几顿饭到了岳阳，幸好遇见一个穷修锅匠，就给他做了徒弟。从此整天担着挑子在山庄里串游，干了二年虽分文未落，还有碗饭吃。一天，突然接到家里的信说俺爹死了。这真是晴天劈雷！我听了连顿饭都没顾上吃，就连夜往家走。

一到家，天啊！那还算什么家，除了一个破草庵子外，不用说见不到人，就连那些破烂家俱也不见了。我正蹲在庵子外发闷，邻居王大伯把我拉到他家里才述说了原情。

原来我离家后的第二年，俺村就是一个大旱年，俺爹租种程家地主的地，打的粮食很少，但他还非逼着俺交原租不可。秋天粮食一打下来，程家派来的收租人，把家里盆盆罐罐倒了个净，临走还捉去三只瘦母鸡，就那还差三斗三升没还清。狗腿子拍桌子摔板凳，开口就骂，抬手就打，闹腾了一会子，他们看实在搞不出什么东西才走了，临走说：“还欠三斗三，缓期四五天，再不还要你的命！”

狗腿子走了，俺爹想亲戚总归是亲戚，不能见死不救，就想起了俺娘的姥姥家——本村地主史永林，到那里求他帮个忙。哪知道地主是狼心狗肺，六亲不认，不仅一粒粮食没借给，反落了一顿臭骂。当俺爹说“看在亲戚的份上……”时，地主史永林不等俺爹把话说完，就以极端鄙视人的样子说：“亲戚！亲戚！你就没尿个泡照照你那影，你哪一点配得上和我攀亲戚！”说完扭了扭头，喊来旁边的两只大黄狗，用手一指，“驱，驱！”两声，让狗来咬人了。真是狗仗人势，狗忠主命，两条恶狗狂吠乱叫着撕咬俺爹的腿，俺爹一边和狗拚打着，一边退出了地主“亲戚”的大门楼，拖着两只血腿回到了自己的草庵。爹躺在床上怎么也想不通：“为啥人穷受人欺？不认亲戚还驱狗咬人？这算啥世道？……”爹一气病倒了，加上没钱买药，没米吃饭，就咽了最后的一口气。临死他还叫着我的名字说：“发灰，你在哪呀？你要给你爹争口气，记着你爹的仇呀！”

爹死了，娘摘了草庵子上的两扇门，给爹当了棺材，把爹埋了。娘在家实在过不下去，领着两个妹妹，拉着打狗棍就往山西逃荒去了。

听完王大伯的话，我忍着两眼泪，到坟上给爹添了两锹土，回家卖了草庵，得了七升米，就二次上山西找俺娘和妹子去了。

上山西是什么路呵，山連山，沟連沟，爬不完的山，翻不完的沟，娘是五十岁开外的人了，妹妹才十几岁，他們連餓帶累，一天走不了多远，我从家出来不几天就赶上她們了，不用說，亲人久别重逢他乡，各叙苦难，都哭成泪人了。母子兄妹亲人团聚了，可是一連三天，連一次飯也沒要飽，到了沁水，眼看全家就要餓死了，我和娘商量着要卖掉二妹子換点粮食，十二岁的妹妹听說卖她就哭着摟着娘的腿不放，娘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；我說：“好妹妹，你去吧！以后哥和媽会去看你哩！”我好說歹說，連劝帶哄，妹妹才抬起头，眼含泪花看看媽和我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点点头算是答应了。卖妹妹換了两石粮食，哪料，这逃荒要飯的卖人的粮食，土匪强盜也不放过呀，真是“閻王爷不嫌鬼瘦”！就在二妹妹走了的当天夜里，这两石粮食就被他們搶走了。事后才听說是与当地地头蛇保长勾通的一帮土匪干的！一家人哭呀，黑呀，啥办法也沒有。后来又往西走，到了聞喜，母子三人又是一連三天粒米沒进肚，这时大妹妹自己說話了：“把我卖了吧！只要能养活娘，顧着哥，咱吳家断不了苗，也算我尽到了孝心。”說罢背背脸，眼泪直往下滴，但她强忍着哭声，娘忍不住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，把眼都哭肿了。卖大妹子只換来三小斗玉米。再往哪里去呢？原想着逃到山西能混碗飯吃，誰

知到哪里都是人吃人的世道。穷人在外无活路，还是回老家吧，我领着娘一路讨饭，一路往家里走。儿是娘的连心肉，这上山逃荒是人四口，回来只有俺娘俩，娘心里是多么难过呀！一路上哭哭啼啼，走了二十多天，把被子行李也卖光了，回到家只拖回来两架瘦骨头。

返回郭家园村，更不如当时没走的时候，不用說顾嘴，就連落脚的草庵也沒有了，我和娘終日流落在街头要飯。一天，地主史永林看見我快要长大成人，觉得能从骨头縫里榨出点油水了，就說：“那不是吳小章的孩子嗎，都是亲戚，怎么在街上討飯……”想叫我給他家当小长工，我想起驅狗咬俺爹的仇，就不搭理他。后来，經街坊邻居好說歹說我才答应了小长工。从此我成天給他放牛、抱娃子、割猪草，忙得脚不落地，就那还不叫吃飽飯。十冬腊月天让我鋪着地盖着草，睡在草屋里，冻得腿肚子轉筋睡不着觉。有一夜我实在冷得受不了，就摸到灶火屋蹲在鍋台边取暖，地主史永林大概是怀疑我偷吃他的东西，半夜三更，連打帶踢把我拖出来推回破屋里。我的头上被打了个窟窿，脸也被打肿了，我捂着头钻在草窩里，想起了苦死的爹，想起要飯的娘、卖出去的妹妹，新仇旧恨，一齐涌上心头，我想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，等长大了給他們报仇！

再說最苦的还是俺娘，她沿街乞討，有时能要到一些，有时一連两三天連个菜叶也捞不着。开始她每到地主家討飯，我就背着地主給她吃点，后来被地主发觉了，給我定了个不准到外边吃飯的規矩，娘也就得不到我的接济了。娘住在一个破庙里，十冬腊月身上披着一块破麻包片，夜里把麻包片鋪在身下，身上只能盖几把干草，这饥餓寒冷娘是怎样忍受的呵！

有一天吃早飯的时候，娘又来地主家討飯，我知道地主的儿子在院里站着，就不敢和娘見面，还关上大門，等地主儿子走了我开開門，娘已經走了。当天夜里我去庙里看娘，娘渾身肿得皮肉起明发亮，崩紋縫里流黃水。她一見我就摟着我哭起来，后来她狠狠看了我一陣，給我把衣服整了整，用手比划着叫我出去，誰知道这就是我和娘最后一次的見面。第二天一早街上人給我送信說娘死了，我跑到庙里一看，天呵！也不知道娘是在啥时死的，尸体已冻得僵硬，我沒哭出声来就昏过去了。

五年時間，我全家五口人，就剩了我一个，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的生活遭遇。

一九四〇年，在我正受地主折磨的时候，俺村来了八路軍游击队。由于他們的帮助启发，我的階級觉悟很快地提高了，給全家人报仇、給所有被压迫的穷人报仇的火焰越燃越高，于是我决心要参加八路軍。我

找到在俺村工作的老余同志談出自己的打算，他說：“你选对了路，要打倒地主恶霸反动派，要建立穷人当家作主的新社会，要保住我們斗争的胜利果实，就得掌握枪杆子。况且，全国、全世界还有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人民，我們有责任帮助他們获得解放。”后来我便参军了。我一到部队，就受到首长和同志們的热情关怀。当时在山西省陵川县生产练兵，我为了学好掌握枪杆子的硬功夫，积极劳动，艰苦锻炼，沒多长时间就立了功，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解放军里八年，我又复員回到家里，和社員們一起搞生产，过上了幸福日子；但我决不会忘記那万恶的旧社会曾經夺去我一家四口亲人，决不会忘記阶级仇恨，我要时刻保持革命战士的高度警惕性，永远保卫我們美好的社会主义。

（郑玉崑插图）

苦 难 童 年

朱可先整理

旧社会逼死她一家四口

一九四二年的冬天，天寒地冻，偏偏又落了一场大雪。

郾城县前安村在大风雪的覆盖之中。全村只有几户财主家升起了炊烟，瓦房上积雪融化，热气腾腾；其余数十户人家的茅屋上，无烟无火，越积越厚的雪，压低了房屋，雪掩柴门，那破旧烂损的门窗，看去和它的主人一样，气息奄奄地没有一点神采。

天近中午的时候，有一家的屋门打开了。好一会才从那半开着的屋门里出来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。她的小头发辮散乱着，黄瘦的小脸上有一层灰尘，棉袄上补钉压补钉，下身穿着单裤，光脚上挂着一双不很合脚的鞋，手里拿个碗。她走出屋门，“呼”地吹来一阵冷风，她抽了一口冷气，打了个寒战，寻思了片

刻，把碗夹在腋下，双手缩进袖筒里，缩着脖子，一步一个脚窝地在雪地上走着。

这个小姑娘的名字叫小趁。家里有奶奶、爹娘、姐姐、哥哥和两个小弟弟，八口人种着九亩多的荒坡地。就是在正常的年景里，也和其他劳苦人家一样，糠菜就是主要粮食。若遇到天灾人祸，那就沒有活路可走了。

一九四二年的年成，是赤地千里，颗粒未收，人们生活沒有着落，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不管，反而加倍地派粮逼款，敲詐勒索，硬把穷人們推上死路。前安村的几十戶穷人家死爹死娘的，卖女卖儿的，哪家沒有呢？

小趁家沒有一粒粮食，树皮树叶、野菜就是飯。到了冬天，連这些东西也沒有了。小趁她爹是个老实、正直的农民，沒有办法，卖地！土地是农民的根本，卖地象刀割身上的肉块一样舍不得。可是有啥办法呢？卖到剩三亩地时，看到跟前还有这么一堆孩子，不能不留一点土地，想法能够熬过这一春，有这几亩地还能見几斗粮食。然而眼前的日子怎么熬过呢？餓急了，孩子們就把棉花套子一点一点地撕着吃空了。有时候，他們到宰牛場的垃圾堆里，捡些牛骨头，放在火上烧黄压成面吃。有时，捉几只老鼠，用泥包起来烧烧充饥。

小趁的母亲是个勤劳善良的妇女。家里不論弄到什么能够下咽的东西，她自己一口不吃，总是先让婆婆、丈夫和孩子們吃。有一天，媽媽把家里最后能变成錢的东西，換了一块豆餅。用刀切成片片，分給婆婆、丈夫和孩子們吃了。孩子让她吃，她說：“我吃过了。”几个孩子哭了，几双泪眼看着她，手拿着豆餅不吃，她也哭了。最后她捏了一点放在嘴里，孩子們才都吃起来。这位三十九岁的母亲，已經被折磨得象五十多岁的老人了。瘦得皮包骨头，象几根木棍支撑着一样。邻居們看她这样，就劝她：“你这样下去不行呀！也得顾顾自己的身子呀！”她总是含着眼泪，摇摇头，从不說話。这样，娘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。她倒下了。你不能死去呀！年老的婆婆不能沒有你这个孝顺的媳妇；年幼的孩子們不能沒有你这个知热知冷的母亲。但是饥饿和病魔已經把她纏倒了，孩子們围着她哭起来，多么想救救他們的亲娘啊！小趁在她們姊妹中間是比較懂事的一个。她見村上有不少卖儿卖女的人家。她就哭着对娘說：“娘呀！把我卖了吧，卖了錢換点粮食你吃。”娘的嘴唇哆嗦起来，眼泪象雨注似的，她摸着小趁，把小趁拉到怀里，說：“孩子，要餓死，咱們就死在一块，卖了你也救活不了我。”

小趁見娘不同意，就放下了这个念头。但还得想法救救亲娘呀！于是她就冒着风雪到街上給娘寻碗热